樱花树下的春天



田万里,河南鹤壁人,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人民日 报》《美文》等, 散文集《青春的 阿克苏》荣获第25届北方优秀文

四月的春风,徐徐吹动着樱花 的花瓣。花儿的馨香,一时浸透了 樱城鹤壁的大街小巷和人们的笑 脸,那不时传来的笑声,就像淇河 的水一样清澈见底。鸟儿在樱花树 上跳来跳去,不时地张望着什么。 婉转的歌声和着扑面而来的馨香, 犹如和谐的生态之曲,缓缓溢满我

樱花树上, 鸟儿的清脆之声, 与川流不息的赏樱之客,相互叠影 在一起,仿佛一幅自然的国画,不 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宾客如期相 约呢? 淇河水缓缓流动着、流动

清明时节(外二首)

李建新

清明时节

所有故去的亲人

杨树,柳树,桃树

迎春,杏花,梨花

点亮人间烟火

不需要任何语言

是母亲的手吗?

彼此的念想,都懂

一条绊住我裤脚的藤蔓

曾经, 也是这样的一个春日

牵着我, 走在故乡的田畴

都会以花草的形式复活

以草木的形,修自己的身

我去看他们,他们也看我

着, 湛蓝、湛蓝的天空, 倒映在了 清澈的水里。云儿游动在草叶上, 瞧它们那迫切的姿态,一看,就猜 想到这是樱花节开幕的日子,是赏 樱的最好节气。

成群结队、翩翩起舞的蝶儿围 着樱花树,上下翻飞。它们的渴望 穿过寒冷的冬季, 转眼就已步入樱 花树丛了。人们目不暇接,就像蝶 儿绕着樱花树丛飞来飞去。大街小 巷、高楼大厦以及眉目之间, 扑面 而来的馨香,就像樱城鹤壁的热 忱, 折射出这片古老且年轻的土地 的非凡活力。蕴藏在三千多年时间 深处的殷商朝歌文化,似乎也睁开 了眼睛,它们在回望的那一刻,惊 诧之情闪现在今天的阳光下, 就像 在梦里一样。它们望着曾经熟悉的 淇河,望着记忆里的殷商朝歌城, 不由得感叹起来:汤汤淇河,樱花 树下,爱我樱城鹤壁者,都是殷商 遗民啊!

穿梭在南来北往东来西去的赏 樱的不同表情之中,我就像一片樱 花的花瓣一样, 在和煦的春风中, 沉默地呼啸着、跳跃着。春天到 了,这个季节是多么有趣味啊! 樱 花树下,有的人与馨香合影。有的 人侧身花瓣里,与色彩留念。有的 少女左手提起红色的裙子, 用手机 在玩自拍。有的少女一个轻盈之 举,顿时就倾倒了路边的花草。一

对黄昏之恋,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年 龄, 痴呆的狂态, 完全迷失在樱花 树丛中了。儿子笑得憨态可掬,青 春的年华,在这里绽放得那么迷 人。爱人的好奇清澈在淇河的水 里,鱼儿见了,摆动着尾巴,笑得 十分可爱。

我的笑荡漾在樱花树下,节奏 就像心跳一样浸透泥土的芳香。我 的脚步徜徉在深红色的海绵路上, 心情却怎么也迈不动了,我们一起 沉醉在了这片土地上。有时,感觉 自己就是太行山下的一棵小草。樱 花树上的馨香,就像露珠一样滴落 在草叶上,是那么晶莹。露珠里的 我,就像一滴乡愁在畅饮着。这所 听、所看、所闻的一切,它们都活 跃在我的生命里,我的自由自在, 就是耳畔常常想起的淇水之声。

上下班的路上,有时也会停下 脚步来。激动之时, 吼上两三嗓 子, 歌声尽管有些嘶哑、干燥, 但 得意之时, 也是心境里幸福快活的 真实映现啊!清晨,走在海绵路 上,我用尽了力气,穿过华夏南 路。抖落罢周身的馨香和鸟鸣之 后,可走了没有多远,还是忍不住 回望了一下樱花树丛。似乎那里的 馨香,已经与我的生命建立起了某 种关系。具体是什么,我想了半天 也没有想出来。

每年的这个时候,尽管还有些 寒意,只要春天一跨入这片热情的 土地,一些樱花,就迫不及待地探 出头来,或以笑脸相迎,或以色彩 相待。梦中走进樱城鹤壁的久远岁 月,殷商时期、东西两周、春秋战 国、秦、东西两汉、新朝、三国两 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隋唐、宋 辽金元、明清、民国以及新中国成 立前后, 淇河两岸的芦苇长势, 自 古以来,非常茂盛。古淇河水流, 深处可达几十米, 水势很急, 激流 凶猛无比。

抗日战争时期, 淇河清水湾 (古称恶水湾)一带,侵略者的脚步 走到了这里,就再也不敢涉入了。 因为,木船和汽艇一旦行入激流之 中,不是被激流冲翻,就是被八路 军或当地民兵掀翻。所以, 日本鬼 子一想到这个地方, 自觉或不自觉 地,双腿就会发软,也只能望水兴

深夜入梦以后, 呼吸里依然感 觉到了樱花的灿烂。仿佛走在樱 花树下,满城春色,满眼樱香, 内心深处都听到了花瓣绽开的声 音。春天来了,春天的色彩浓 了, 敞开心扉的年轻人, 打开了被 封闭的春天。爱情的目光里,一个 刚刚援鄂归来的女护士,轻盈地闪 进了他的生命。花儿遮住了这位女 护士的笑脸, 风儿依偎在樱花树 下, 倾听着她的心声。缓缓的淇 水,载着一河春色远远而去。她回 想起在武汉战疫的日日夜夜,似乎 所有的辛苦和劳累,都在这一刻溶 解成了甜蜜和幸福。就像这个春 天,春色依然。

苦难中的泪痕在她的脸上隐隐 约约,似乎还能看见。但她的灿 烂,我能想象得出来。一个花季少 女的行云流水或青山飞鸟, 在那时 是展现不出来的, 也只能封闭在防 护服里。生和死在考验着她,单调 和枯燥的生活,已经成了那时青春 的主旋律。江城武汉是最了解她 的,长江滚滚的涛声,至今,依然 是她梦里期待已久的心情。

我的生命里缺少的就是这些景 象,或欣欣向荣,或生机勃勃,或 波澜壮阔,或涛声依旧。

过去和未来是属于春天的。青 春的脚步、奋斗的身影,将在春风 里,与林子同绿、与鸟鸣同声、与 山涧一起奔腾蹈海不复还啊。

暖暖的阳光穿过樱花树丛,穿 过女护士秀发遮住的脸,穿过了一 片叶子,穿过了一滴馨香,渐渐地 停留在这个时刻。鸟鸣再次掠过樱 花树丛,风中虽说有几声遗漏,但 起伏不定的笑脸,已经湮没了这 些。一朵花瓣在摇曳着,人们三个 一堆、五个一群,就像麻雀一样变 得嘈杂起来。淇河流水的声音越来 越大了,我在风中步入樱花树丛, 当我看到这番热闹的景象, 脑海里 突然有了一些想法。我走到一棵樱 花树下,急忙整理了一下思绪。

低头看见淇河水奔腾在一片草 叶上,滚动的我、清澈的我,在流 动中似乎越来越远了。"春风来,樱 花开,滴滴馨香不言败。人也好, 花也好,樱花鹤壁景更好。"我脱口 而出的这首诗,此时此刻,也体现 出了我的心情。我闪身躲进一片花 瓣里,似乎成了馨香中的一滴。— 个诗人笔下的春天,众目睽睽之 下,忽然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望 着樱花树丛,一直到四月的春风, 来探寻樱城鹤壁。

曹操在东光

行走在运河东光段的大堤上,正值 雨后初霁,河水悠悠,韵动着喜悦,流 水汤汤,诉说着过往。

历史伸长脖子, 从大运河的记忆中 打捞出一段战事, 为东光古城注入了一 抹辉煌的色彩。位于南运河中间地带的 大运河东光段,是京杭大运河开挖最 早、历史最悠久的河段之一,这里是东 汉末年曹操开挖疏通的前后相连的白沟 运河、清河运河和平虏渠运河的一部 分,曾经漕运繁忙,是曹操征讨袁氏兄 弟的水路要道。

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中,曹操 以弱胜强,击溃了袁绍军队主力。这 场以少胜多的战役,奠定了曹操扫除 袁氏集团、统一北方的基础, 虽然没 有彻底消灭袁绍集团,但给了袁绍沉 重的打击。

建安七年(202年),袁绍之子袁 尚又被曹操打败,袁绍一惊,吐血而 亡。根据他的遗愿,三子袁尚被立为大 将军,而非长子袁谭,两人顿生嫌隙。 袁谭为了争取继承人的位置, 自称车骑 将军, 屯兵黎阳, 对曹操构成了一定的 威胁。建安八年(203年)曹操北上进 攻袁谭, 面对曹操的军事压力, 袁尚和 袁谭不得不放弃争执暂时联合起来,依 然战败,两人退守到袁氏的大本营邺 城。但曹操一走,两人矛盾又显,力量 小于袁尚的袁谭竟主动请求与曹操联 合,曹操欣然应允,与袁谭结成联姻同

建安九年(204年),袁尚攻打平 原城的袁谭。二袁混战之时,曹操趁机 进攻邺城。建安九年(204年),曹操 亲率大军从许昌渡河,他"遏淇水入白 沟,以通粮道",截住淇水,阻止它南 流入河, 然后导引淇水改流入白沟。白 沟由于有淇水加入,水量自然大增,同 时河道沿着黄河故道向北延伸, 如此军 粮就可运到邺城以东一带。袁尚闻讯虽 然立即带兵返回增援, 但经过半年的鏖

战,邺城终被曹操攻陷。 在曹操和袁尚争夺邺城的同时,不 甘心屈居平原城的袁谭加速向外扩张。 曹操以此为由,马上撕毁盟约,攻打平 原城。袁谭不敌, 逃奔到渤海郡城(今 南皮县城北偏东2公里处)。曹操紧追 不舍,派人挖沟渠连通白沟和清河,疏 浚清河水道,一直通到渤海郡的东光县 境内, 然后把大量军粮物资通过清河运 到东光。一切准备就绪后,曹操随即攻 克渤海郡城,将袁谭斩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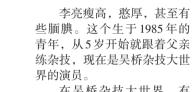
"邺城之战""南皮之战"后,袁氏 势力被大幅削弱。而袁尚在邺城兵败后 逃奔到中山城(今河北定州),又遇到 袁谭趁火打劫,不得不去幽州投奔自己 的二哥袁熙。于是,曹操派人继续开凿 东光以北的运河,使得白沟——清河运 河延伸到涿郡 (今河北涿州)。建安十 一年(206年),曹操率军进攻幽州, 袁熙、袁尚又仓皇逃奔到辽西乌桓。为 北征乌桓, 气势如虹的曹军在河北中部 又开凿平库渠和泉州渠, 以保障军粮的 漕运。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 率大军北伐乌桓,斩杀了乌桓酋长, "白狼山之战"大获全胜。乌桓被灭, 大势已去的袁熙袁尚仍怀复兴之心逃奔 割据平州的公孙康,本想杀死公孙康从 而吞并辽东的势力,不幸反被公孙康斩 杀,并将二人首级献给曹操。自此,袁 氏的影响力彻底在河北地区消失, 曹操 终于去除了心头之患。

从建安五年到建安十二年长达七年 的时间里,曹操与袁氏势力至少发生过 九次战役。官渡之战后,袁氏兄弟在曹 操的追击下便陷入了死循环, 越是逃 亡,越是加速毁灭。为了夺取邺城,曹 操"遏淇水以入白沟";为了追杀袁 谭,他联通了白沟和清水运河;为了北 伐乌桓, 他开通了平虏渠。曹操顺承了 运河之祖吴王夫差的霸气,吴王开邗沟 意在雄霸中原,魏王曹操连通运河志在 成就北方霸业。所谓自助者天助,在袁 氏兄弟内讧的背景下,运河沿着曹操心 之所指, 蜿蜒北上, 如阡陌相通, 曹军 逐水而战,所战必胜,令袁氏三兄弟仓 皇逃窜、无处躲藏, 最终丧命, 彻底覆

在北征乌桓胜利班师途中,曹操登 临碣石山, 当他登上秦皇、汉武也曾登 过的碣石,面向大海,豪情万丈,写下 了著名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 沧海……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星汉灿 烂, 若出其里……"他将自己开阔的胸 襟、宏大的抱负融入诗中,"幸甚至哉, 歌以咏志"。正如现代诗人张太盛所云: 平虏渠开漕运忙,魏武慷慨笑秦皇。东 临碣石观沧海,不羡仙岛寿短长。

行走在东光运河大堤上, 重温这段 运河战事, 折服于昔日魏王的雄韬伟略 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凝望这段古运河, 它霸气仍在,风采不减。如今正沐浴着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东风,被"保护 好、传承好、利用好",一线多珠,生 态文旅,通河绿廊,姿态万千,本色凌 云, 生机闪耀。

"80后"杂技人李亮



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有 八位身怀绝技的艺人被称为 "江湖八怪", 李亮便是其中 之一。他的绝技是"刀山爬 到云霄外"。刀山总高18 米,每次演出,李亮都要将 17 把刀像梯子一样叠加上 去,然后双脚踏在刀刃上一 级级爬上去, 中途会有表 演:单脚独立在刀刃上…… 这些表演又惊又险,常常让 观众捏着把汗。最后有惊无 险,全场掌声雷动。

"八怪"的节目,是吴桥 杂技大世界的保留节目。但凡 来的观众,没有不想一睹"江 湖八怪"风采的。李亮的父亲 李印怀也是"八怪"之一,其 绝技是"眼里扎出骨针来"。

杂技讲究惊、险、奇、 绝、美。绝技背后,往往隐藏 着无数辛劳和汗水。

在李亮看来,杂技就是 能为常人所不能为。每天凌 晨五六时, 李亮就起床练 功:气运丹田、钢筋锁喉、 气断钢丝、单掌开砖、推小 车、拿大顶……

别的小孩子假期可以睡懒 觉、到处玩,他的"游乐场" 只有自家的院子。冬练三九, 夏练三伏, 跑步、压腿、踢 腿、下叉、下腰, 从来没叫过 苦、喊过累。

和李亮同龄的年轻人,大 多出去打工、经商。李亮却没 有动摇,他牢记着父亲的一句 话: 祖传的杂技,不能在你这 一代失传。

父子二人练功过程中受伤 的情况不在少数。那时李亮年 龄还小,气力不足,铁板拍在 肋骨上,没有把铁板打弯,肋 骨倒疼了好多天。还有一次在 台上表演上刀山,由于注意力 不集中, 脚底一滑, 被刀刃划 了个大口子,瞬间血流了下 来。演出没有中断,旁边的父 亲看到后, 更加用力地敲锣鼓 劲,因为他知道,干这一行受 伤免不了, 李印怀自己就是这 么过来的。

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 兵。从13岁开始,每年学校 一放寒假, 李亮就跟着父亲到 各地演出。看到父亲的表演赢 得观众的欢呼和掌声,他暗下 决心要成为父亲那样的杂技演

我推开窗子 大口吮吸着淡淡的花香 二十多年过去,李亮长 让不寒的杨柳风, 在脸颊上吹来荡去

成了自己希望的样子。此 时,父亲已年逾七旬,仍坚 持上台表演。当台下观众响 起掌声的时候, 李亮心里不 再是小时候的羡慕,他想, 只有更好地传承杂技,父亲 才可以安度晚年。

祖传的杂技表演在今天不 断创新,焕发出新的光彩。作 为地域文化的一种独特表演形 式,上刀山节目历经百余年的 传承流变,由以前的传统动作 转化为今天的丰富内容和高难 动作, 展现出顽强而蓬勃的生 命力。

旧时演出杂技,不光要 会表演,还要"卖口"。"卖 口"或可理解为热场,先敲 锣打鼓吆喝行人,通过表演 魔术等留住观众。比如,扣 一个钢球在碗里,告诉大家 钢球会变成鸡蛋, 但是要等 一会儿。这么一来, 观众就 好奇地停下脚步, 在等的过 程中观赏杂技。

当年的"卖口"行话,李 亮虽已背得滚瓜烂熟,如今却 用不上了。相比于以前打把式 卖艺的江湖艺人, 如今杂技演 员的社会地位已经显著提高。 二十年前,李亮就被誉为"怪 腿李"。后来,他还成为吴桥 杂技"江湖八怪"之第七怪, 并获得"沧州能人"称号,成 为吴桥杂技省级非遗传承人。 在这期间,他也练就了父亲李 印怀的绝活。

见到李亮的时候正是夏 天。我常常想,这样的热天, 哪怕只有一名游客,李亮也会 毫不犹豫地踩着刀刃登上18 米的高台去表演。炽热的阳光 下,刀刃会被晒到多少摄氏 度? 李亮若登上去表演, 会不 会被烫伤?又想,或许这些对 李亮来说都是小事, 他心里惦 记的大事,是杂技的传承。

为了弘扬杂技文化,近 年来,吴桥县全力实施"杂 技兴县"战略,重视杂技发 展和传承, 打造杂技人才教 育培训基地、杂技艺术创新 研发基地、杂技文化交流基 地、杂技魔术道具研发制造 基地等,提高了杂技人的文 化素质,提升了杂技文化的 内涵,擦亮了"中国杂技之 乡"的金字招牌。此外,高 难度的杂技传承仍是一个不 可忽视的问题, 毕竟练杂技 太辛苦了。每一代非遗传承 人都会遇到新的现实问题, 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也是当 下杂技发展应该关注和深入 思考的。



在场

白鹤亮翅

潘新日

河湾里有许多水鸟, 野鸭偏多, 偶尔 看见几只白色的仙鹤驻足, 也是离我们远 远的,看不清,也抓不到,没有办法,只 好扔一块石头,把它们吓走。

白鹤亮翅的姿势也真是好看,它优美 的样子显得轻盈而又简洁,有"仙女飘 飘"的感觉。就在它们飞起来的那一刻, 我看见了它们洁白的身影,宛若飞仙;最 好看的,要数那两只翅膀下和尾部长满黑 羽的白鹤,像特意穿了裙子,在空中翩翩

不是它们想表演,着实是我们太嫌 人, 打破了它们的宁静, 惊扰了它们的生 活,不得不用展翅高飞来逃避我们扔出的

我们昂着头看着它们在空中盘旋, 伺 机再落回到河湾的芦苇中……

在我们那里,白鹤是吉祥鸟,大人们 是不允许我们去伤害它的,更多的,带有 呵护的味道在里面。

长江河不大,它作为淮河的支流,一 年四季把山间的溪水汇集在一起, 注入大 海。每年春耕时节,白鹤会从河湾里飞到 每家每户的水田里。刚翻的新土, 隐在地 下的植物茎和果实都裸露在外, 成为它们 的美食,修长的细腿支着一团白在田野 里, 笃定的样子, 有点像水墨画。

很多时候,它们显得有些"贪婪", 耙地的时候, 牛都走到它身边了, 它还舍 不得动一下轻巧的身躯。或许,它们是懂 得大人们苦心的,一点都不惧怕他们。有 时,它们索性站在牛身上,陪着牛把地耙

村子里的人很多都是见过白鹤的,对 白鹤都抱有一种敬畏感。它是长寿的象 征, 谁见到它心里都会漾起一股浓浓的幸 福和欣慰, 因为, 白鹤是仙鸟, 寓意着一

个人的老去。 -直以来,我们确信我们见过的白鸟 就是仙鹤。可村子里的老年人却说不是, 他们对仙鹤的认知有点神秘, 根本不把我 们的话当真。还说只有仙人才可以骑着白 鹤升天的,白鹤那么金贵,不是谁想见就

可以见到的。 我们抬不过他们,就懒得和他们争 辩,白鹤就是白鹤,我们更加坚信我们的

村东头的二秃子曾经救过一只白鹤, 翅膀受了伤,好多人都过来看,他把它当 作宝贝, 从来不让来人抱它, 或者惊扰它 的梦境,直到它恢复体力,能够展翅高飞 了,才把它放归自然。也可能是巧合,第 二年,他家新添了一个大胖小子,取名鹤 鸣。于是,很多人便传开了,成了三乡五

里街谈巷议的话题。 评书里老讲"白鹤亮翅,饿虎掏 心",把白鹤和饿虎最经典的动作当作武 术里的招数习练,并用于实战。直到有一 天,北城的武术教练教我们武术时,教了 这两招,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白鹤亮翅、 什么是饿虎掏心。

白鹤亮翅, 真美! 却暗藏杀机。 也是奇怪, 越是想见白鹤, 越是见不 到,河湾碧绿如故,白鹤已经远游……

村子里有位扎纸匠, 手可巧了, 他 扎得白鹤栩栩如生, 就连羽毛和尾巴都 体现得淋漓尽致。村子里老了人,都是 要请他去帮忙的。毕竟,人走了,要带 走一些有寓意的东西的, 仙鹤, 是必不

白鹤亮翅,我们的脑海里总是会出现 它们振翅飞翔的那一刻。如今,它们只能 在我的梦境里飞翔着,带着仙气……

可少的。

每次路过河湾,我们总是尖着眼寻找 白鹤的身影,还想向河里扔块石头,再看 一看它们展翅高飞的时刻。可惜, 总也寻 不见,它们仿佛去了更远的地方。

天生铜钱的名字 实乃木本的肉身

依恋春风轻拂

不问岁月长短

也不逃避沙尘侵袭

更不计较繁华衰败

一枚铜钱和一片树叶

细薄而小巧的身姿

承载着生生不息的梦想

也会萌生一片又一片新绿

被世间一度再一度地珍惜

一切都变得生机盎然

风追着风,绿回应绿 老牛悠然自得地咀嚼着时光

充满了无限的希望与活力

看黄土把生锈的铧犁擦得锃亮

面色绯红的早春, 揉着蒙眬睡眼

听一粒种子与泥土缔结良缘

岁月的灯笼摇摇晃晃,为新的春天纳福

那些旧时光里, 总能泛出金色的记忆

春分一到,整个世界按下了复苏键

纵然落在墙角、石缝

抚摸沧桑的岁月

温暖人间四季

春分

在世间互为隐喻, 多么美妙

榆钱